

道人物风骨  
数江山经纬  
求千秋真理  
知寸心得失  
留诗风文韵  
看山高水长

# 远去归来的昨天

陈侃章 著

# 远去归来的昨天

陈侃章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去归来的昨天 / 陈侃章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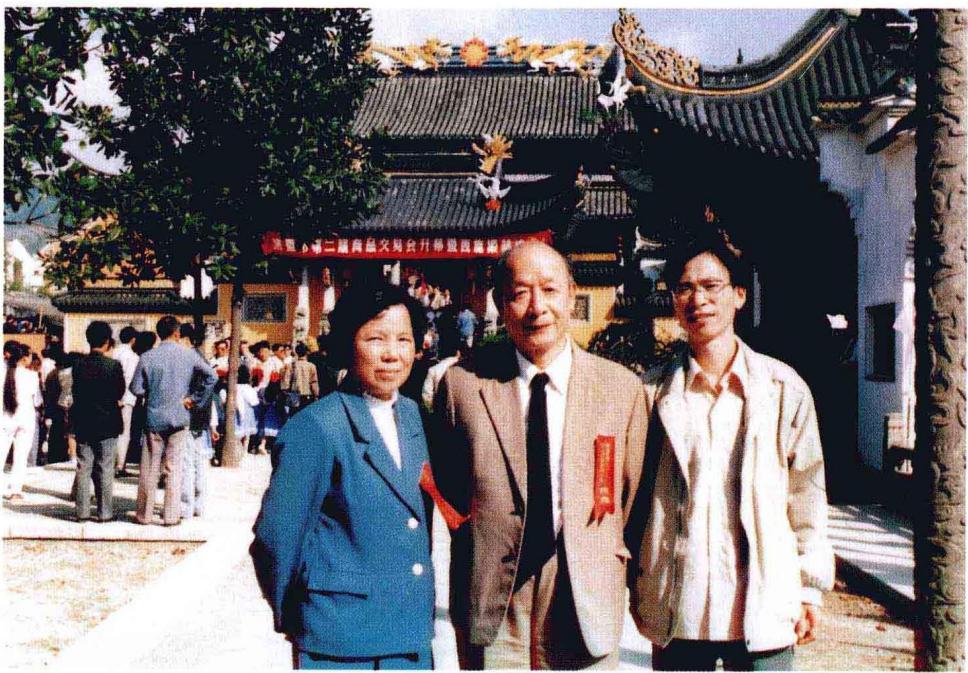
ISBN 978-7-213-03775-7

I. 远… II. 陈…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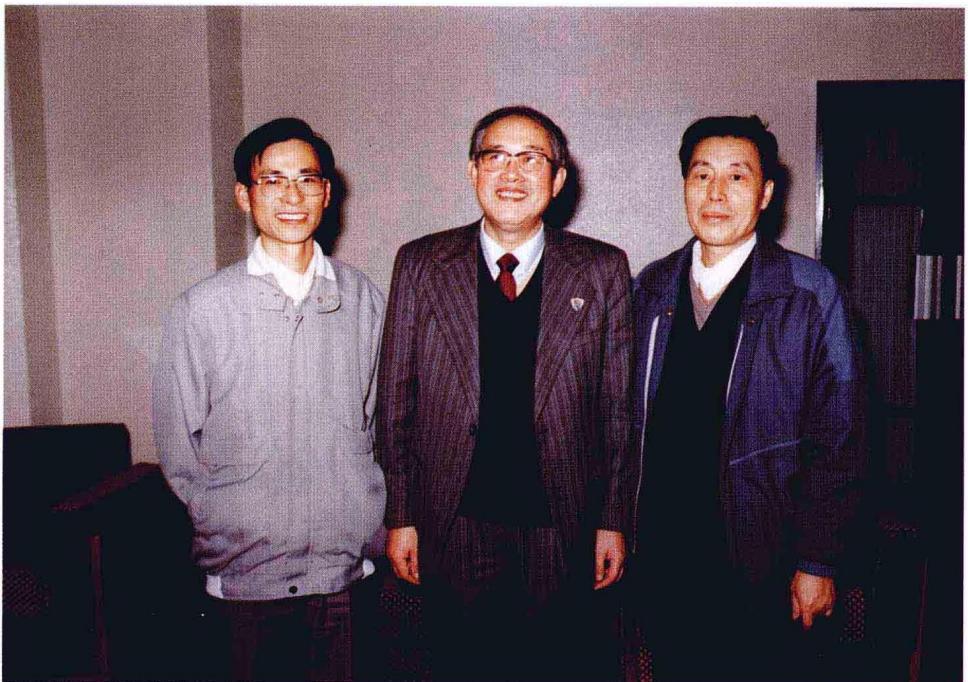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70546号

书名           **远去归来的昨天**  
作者           陈侃章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王志坚 陈巧丽  
责任校对      朱晓阳 张振华  
封面设计      赵雅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张           30.25  
字数           48万  
插页           4  
版次           200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3-03775-7**  
定价           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1989年作者与现浙江大学教授陈桥驿夫妇合影



1991年作者与《文汇报》副总编辑张煦棠(中)、《诸暨报》总编辑寿林奎(右)合影



1991年作者与中央党校原第一副教育长吴江、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邱晴夫妇合影



1986年作者与作家黄蒙(右一)夫妇、谢蔚明(左二)合影



1990年作者与《解放日报》总编辑丁锡满等合影，左至右依次为：董释伦、马礼畏、丁锡满、陈继光、作者



1986年作者与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赵忠尧夫妇合影，前排左至右依次为马产宁、赵忠尧夫妇、作者，后排左至右依次为朱因、杨士安、何德康、陪同赵忠尧者、许林章

保富

川李毛高奉此信示收到

此信得快似慈承

贤主人闻勤接待

感甚

西施志是余心所好不退愧

此志未刻差第志而序于宣德  
而志未可概重仰故也每岁至深仰向  
利少

布袋寺諸因緣如請代致謝

黃裳

黄裳 1986年10月16日致作者信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信音问：

9月7日大礼拜稿。结交像你这样一位有志向同龄青年朋友，十分高兴，老年人只能在老人堆里，不能交年轻朋友，是危险的，难得会遇到你，一见不放，什么，信的来信使我高兴得手舞足蹈。

你真为我写过东西，人物这样忙，太实多  
事，我不反对。我这一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特  
别是实录，少年只是虚实兼备对于我的这些“外事者”  
多些关心及鼓励之心，甚感。所写内容，  
全由你根据史料编写，双方商讨，你会比找  
自己更能处理适当，这一点我完全信赖你（你  
不必拘泥，秉笔直书就是）。全靠史实而少

# 浙江学刊

信章启：

收到你的来信，知道你近来情况，却也深感欣慰。但因时间关系而未回。因才写于信中所列，将已寄出多信，（《文摘》）。

昨夜睡不稳，想你近文而入《文摘》，似乎已可再接再厉，写一续篇。因上篇既已写出，以为能超越大文章，但之后半生以至专业，如人生、艺术、十五年、十五年、伤寒之体，使丁厚堂《读坊》，是现今研究中医的学术研究者都感到有希望成功。我特此做，也请转达支持。

今年除了你的宣传外，已为别人（包括日本、港台）写序十三篇（另外送人三篇），已发表十三次。这些文章在至莫比宣笔印制，立等可得。一表！

又此致

好！

陈桥驿  
90.12.6.

中央电视台新闻学院

许多手稿还未上机，当时工作繁重，大清  
晨许多人都没睡好，~~但~~ 早晨编辑好后，

加行稿。包括十几篇文稿，大家会由你标出根据  
不必由我代劳。今后请减少一下大作、  
但愿如此。山西《晋阳早报》今年2月刊期  
发有我写的一篇《从实践到理论的工作方法》，  
其中谈到山西之省发情况及经验，冀参考。  
如以后还有问题，请他们直接  
与我联系，不劳你参考。《人民日报》搞年节  
·大字报的历史演变”一文，是1977年3月29日  
“《实践认识辩证》那篇投呈，而发高五章时，  
有“马一农”一文写作、修改，部分叶刚标，  
因为大会议，因为该办主任~~主任~~冀多“突一系”，  
一文发表推迟；上文他约至3次写不清。送你讨  
话还有其他内容，另外党校分讲稿，后来  
(征求作者修改意见并感谢)

# 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健侃部主任：

左九十年代第一天的市口里，我第一次动笔写信给您，祝您健康以及和本办公室的同事们健康进步，新年快乐！

按你《本部的阅读稿》，你象浙江医院医疗队赴疆防工作之便，记写本部医节年一部（计二十）系统医疗和治疗（其中有你而大伤精力不疲，以后再写一篇书评，按在《文稿》中发表为妙）

原国民党少将、书法家张慕槎 1990 年元旦致作者信第 1 页

# 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章伯钧先生，未收到函，量悉。  
我与您文字有缘，承您信先  
而大驾一挥也！

同归口实，谨此奉复，深  
(谢)

女

张桂

张桂

1990年元旦

诸闻动好不一

# 解 冰 日 隅

陳侃章同志：

寒風苦捲了一個禮拜，才凜出不象樣的冷的天。曲用這樣的一句，正合清豐淳幼溪之意。一、二兩句  
指地表，第三句指人傑。下面講清豐變化之大，  
又升級將來，描寫、評述，還需現在如實改變  
是努力。春秋戰國時代愛國報國振興報國  
的欲望，為我們這一代把歷史連續寫下去。  
不過是虛景而已。

清豐和教育已在星期二的華東新聞版頭主  
導。前已函告，請道你的情況狀況，清豐必須  
向農業轉換，並向農業、農村和農作物、農業  
部借鏡尋好。

此致

丁錫滿

丁錫滿

89.11.5

丁錫滿 1989年11月5日致作者信

复旦大学教授苏步青一九八五年题赠作者诗

山陰道上動詩興  
下筆詠梅如有神不待  
東風吹峻嶺先教玉蕊點  
凡塵歲寒邨遠  
今猶是枝勁香幽最可人  
夢斷靈峯三十  
載憑君句報故園春

早梅和原韻

陳侃章同志補壁

乙丑年冬月復旦大學蘇步青

雨寒山前白鶲飛  
老去冰顏  
魚兒立  
徐慕衣飄飄而  
不須練  
湖上映岸汎舟湖上零  
雨空深空佳此何空空空  
意境但治古人佳不足近便為  
休休同忘矣之 美章

黃裳一九八六年題贈作者詩

# 序一

浙江大学教授 陈桥驿

一别十余载,侃章学棣又来到舍下,他是我常常怀念的人,所以其来也,让我不胜欣喜。大概十年以前,也正是这个季节,龙井新茶刚刚上市,他专程送茶给我品尝。我知道他从高校出去以后一直从事文化工作。不过当时正值“学而优则仕”,即所谓“干部知识化”的时期,领导赏识他这个人才,要他弃学入仕。但侃章按其志趣和性格,进入官场不太适宜。其后他毅然决定走一条入贾兼学的道路。现在证明,他的选择是不错的。他是一个胸怀坦荡、为人正直的读书人,专事蹲办公室的工作并不合适。我当然绝不是说当年入仕的知识分子走错了路,他们之中确实也有不少人在官场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但侃章的选择有他自己的道理,现在看来,他走的路子不错,事业是成功的。

我们之所以一时失去联系,首先要怪我自己,因为那段时间我频频出国担任客座教授和讲学,而且每次都偕夫人同行,家里没人。<sup>①</sup>此外,美其名曰“著书立说”,其实是“爬格子”,其任务也十分繁重,所以虽然常常想起包括侃章在内的几位好学生,却没有主动找他们。对侃章来说,由于刚刚从事企业工作,对这个新行业还相当生疏,需要研究的事务很多,何况即使他来到舍下,也经常是“门虽设而常关”。其实当时他的基地在黄龙洞附近,离我家不远,但大家都忙忙碌碌,缺少聚首的机会。在此番的久别重逢中,彼此都感到欣慰的是,师生二人在这十多年中都做出了一点成绩。对我来说,除了国家文件规定不退休,耄耋而尚在职带研究生外,在“爬格子”方面,《光明日报》曾为我作过

<sup>①</sup> 《光明日报》2006年10月29日对我的报道中曾总结我的“三不主义”,其中之一是多次偕夫人出国,不花国家一分钱外汇。

统计,也小有收获。<sup>①</sup> 侃章年富力强,当然大有建树。他辛勤策划,在黄龙洞地区建成了黄龙广场,发端了一个“黄龙商圈”,让上千人获得了就业的机会,而且他又苦心斡旋,从境外引进了“好又多”和“沃尔玛”这样规模大和分支多的超市,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这个地方很快发展成为了一个高端的商业中心。我们二人多年各自忙碌,所以缺乏联系的机会。

想不到今年龙井茶开摘之时,忽然接到他的电话,简单地诉说了阔别怀念之情,随后他又带龙井新茶前来叙旧。他也完全记得,自从多年前他专程送龙井新茶到我家以后,我们就少有联系。而今春的一场大雪,龙井茶开摘推迟,倒是又让我们在这个茶节中久别重聚。我们沏上龙井新茶,半天的叙旧实在嫌短,而旧事如在眼前,件件都值得回忆。只是他还是一位刚刚年过五十而神采焕发之人,而我虽然仍然在职,却已是一个逾八近九的老朽了。

事情得从 1977 年岁杪说起。那年,我们结束了在世界教育史上可以永作笑柄的“工农兵学员”制度,宣布了大学招生要按世界常规:“择优录取”。我在拙著《水经注校证》<sup>②</sup>一书卷首的序中曾经沉痛地指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读书有罪’,‘读书人有罪’的时代。”我在大学执教已经五十多年,一切都是亲身经历。我们的大学,由于经过开始时的学习苏联、院系调整、历次运动等波折,直到 1966 年全部停课。这期间,从招生到教学,其实都经常不符合大学规格的。所以“择优录取”的变革,在我国这半个多世纪的高等教育史上,确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头等大事。而且这一年的招生,在时间上也破例地于并非学年开始的春季举行。说明对于我们的高等教育,当时的领导层不仅洞察其弊,而且忧心忡忡,焦急万状。

对于侃章,我不知道他此前的经历如何,如上山、下乡、支边、下放还是本就在农村,等等。反正这一代的年轻人,除了当时称为“红五类”的这个特殊阶层以外,其余的也就是统称为“老三届”的从初一至高三的千千万万学生,都是有过各种磨难的。杭州附近的乔司(今属余杭),也有这样一个“老三届劳动营”,由于有一家外地亲戚的子女在此,托我夫人前去探望并向领导说项,其实让我们去求情实在是“白搭”。去乔司之路颇难走,我陪夫人去过一次,别人早已告诉我“劳动营”外的一个大竹园中有可看的东西,我们于是来到竹园看看,

<sup>①</sup> 《光明日报》在同上报道中,统计我已经出版了专著、译著、点校书、主编书等共 67 部。

<sup>②</sup> 中华书局 2007 年出版。